

你没能改变我的死亡，但已经改变了我的命运

时空平移

王晋康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时空平移

王晋康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空平移 / 王晋康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087-5

I. ①时…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460号

书 名 时空平移
作 者 王晋康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赵志巍 王 蒙
版式设计 @有栢书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87-5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K星走狗	001
透明脑	037
百年守望	051
XYY超男	087
时空平移	125
替身	151
哥本哈根疯子	173
加工人类	191
和上帝对话	205
天一星	215
地球标准	225
E星的周末病毒	235
时空旅行	247
一掷赌生死	289

K 星 走 狗

1

于平宁一杯接一杯地往肚里倒酒，目光冷漠地环视这家小酒馆。他正休假，工作期间他是不喝酒的，因为“工作就是有效的麻醉剂”。但休假期间，只有睡觉时他才与酒杯暂别，他需要酒精来冲淡丧妻失女的痛苦。

已经八年了。

他今年三十八岁，身材颀长，五官端正，面部棱角分明，额角刻着一道深深的伤痕，鬓边有一缕醒目的白发，穿一件半旧的灰色夹克衫，敞着领口。八年前他参加世界刑警组织西安“反K星间谍局”（局内人常称反K局），从一名无名小卒已晋升到中校。每逢休假，他都要回到家乡古宛城，在一些烟雾腾腾，酒气汗臭混杂的小酒馆打发时光。他希望在这儿拾到一些儿时的回忆，把他的“自我”再描涂一遍，包括对妻女的痛苦思恋。

反K局极端残酷的工作使他逐渐失掉了自我。

快把一瓶卧龙玉液灌完时，腰间的可视电话响了。他取下来，液晶屏幕上显示局秘书新田鹤子小姐的头像。于平宁低声喝道：“休假期间不许打扰我！”

新田鹤子在屏幕上焦急地连连鞠躬，就像阿拉伯魔瓶中关着的小精灵：“对不起，于先生，请你不要关机，老板有急事找你！”

老板是指反K局的局长伊凡诺夫将军，自从参加反K局他在这老头的手下。这俄国人古板严厉，甚至可以说是残忍，但为人刚正，对于平宁一直很好。既然是老头子亲自出马，一定有急事，休假要提前结束了。

屏幕上出现便装的伊凡诺夫将军，他难得地微笑着，简捷地说：“很抱歉打扰了你的休假，你必须马上返回。”

酒店里人声鼎沸，女招待穿着超短裙，脊背裸露，在各个桌子间忙碌。酒鬼们高声猜拳行令，瞅空还要在女招待身上摸一把，引起一片哄笑。于平宁忧郁地看着芸芸众生，难免有些羡慕。这些人无忧无虑，不知道地球与K星的战争已迫在眉睫。实际上早在八年前，K星人就向地球展开间谍战，但是地球政府对此事一直严格保密，害怕造成全球性恐慌。试想，如果有一天你得知你的上级、朋友、甚至爱人孩子都可能是K星制造的与原型一模一样的生物机器人，他们守在你身边，伺机咬你一口，那时你对这个世界的信念还能保持么？

全世界只有数百人了解实情，他们默默地扛着这副沉重枷锁，这副本该由50亿人共同肩负的枷锁。于平宁是其中之一。

于平宁驾驶着白色风神900，这是2153年的新产品，时速可达300公里，有自动导航和防撞功能。不过他没有使用自动挡，从中学起他就喜欢体育，拳击、散打、攀岩……样样精通，手动驾驶时

速300公里的汽车更是一种乐趣。他沿着宁西高速公路西行，很快就看到秦岭逶迤的山峰，前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公路隧道。

已经八年了，但每次走到这里，他仍然感到噬人心肺的痛苦。八年前，他是位于十堰的风神汽车公司的一名工程师。有一次他带妻子和女儿去西安度假，行至此处，忽然看到前边山凹飞升起一块下圆上尖的东西，颇似农夫的斗笠，被一团阴冷的绿光浸透，似乎本身也是一块绿色透明体，飞起来极其轻灵飘忽。乍一见他并没想到这是飞碟，毕竟这只是炒了几百年的陈旧神话。但是女儿菲菲唱歌似地喊道：“爸爸、妈妈，这是飞碟，是E·T！”

她拍着小手在座位上窜跳，要爸爸快开过去找外星人玩。妻子笑着按住女儿，为她系牢安全带。他从后视镜中看到这最后一幕，妻女的这幅遗照永远刻印在他脑海中。几秒钟后，汽车电脑忽然失控，于平宁急忙换到手动挡，但随之他觉得天旋地转，陷于半昏迷状态。失去操纵的汽车冲过高栏，撞在隧道口。

在这场车祸中只有于平宁捡回一条命，在脸上、身上增添了几十道伤疤。妻女火化前，他像一尊石像一样，在两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前守了一夜。第二天，人们发现他鬓角新添一络耀眼的白发。

世界刑警组织派了精干的班子来处理这件事，由一个俄国人伊凡诺夫带队。于平宁从他那儿得知，K星飞碟是在一星期前发现的，行踪飘忽鬼祟。由于它们对雷达来说基本是隐形的，所以极难发现。这次是K星人第一次试图劫持地球人，虽然没有成功。

伊凡诺夫苦笑着说：“我们还曾准备隆重欢迎外星文明的使者呢，但显然他们不是来做客的。”

几天后，反K星间谍局匆匆成立。伊凡诺夫打电话来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于平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酒劲开始上涌，是一种舒适的疲倦感。今天喝得太过量了。他伸个懒腰，快速抓握手指，手指节啪啪地脆响。这是他的习惯。他揉揉眼睛，知道今天不能坚持了，便把开关定在自动导航档，目的地定在西安，汽车便根据导航信号自动行驶。

天已黑了，高速公路上汽车如潮，像是逆向流动的一红一白两条河流，于平宁把驾驶椅放倒，扎牢睡眠安全带，很快进入梦乡。他梦见了妻女，她们在恐惧地尖叫，一架飞碟带着惨绿色光雾，幽灵般地扑过来。他想冲出去，手脚却不能动弹，直到那惨绿色把他淹没……

醒来时已到临潼。睡了一觉，他觉得精神焕发，有一种勃勃的新鲜感。但他随即又回想起那个梦境，目光顿时阴沉下来。

那个梦境似乎隐喻着他们的处境。在K星人的高科技间谍手段下，地球人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反K局只有以十倍的献身，百倍的果决才能勉强维持一种苟安局面。

有时于平宁觉得，反K局简直是以巴战争中巴勒斯坦的自杀勇士。所以反K局的行事残忍，无法无天，也就可以原谅了。

2

反K局位于西安北边一座小山包下，与皇陵相距不远。几十座小平房星罗棋布，外貌很简朴，就像一座农场。实际上这儿戒备森严，配备有地球上最先进的电子警卫手段——至于这些手段对K星人有无作用就不得而知了。于平宁走进大门，电子警卫对他的指纹、声纹、瞳纹和唇纹做了检查，然后说：“欢迎K37号，局长在办公室等你。”

伊凡诺夫将军见到于平宁，心中颇感欣慰，“你看来气色很好，像新摘的葡萄一样新鲜。”于平宁往常休假回来可不是这样，在酒缸中浸泡一个月后，他总是烦躁颓唐，精神疲倦，要几天后才能恢复。反K局超强度的工作使所有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只有在休假期间才能喘口气，在海滨、滑雪场和女人胸脯上得到放松。唯有这个于平宁，每逢休假就把自己禁锢在对妻女的思念中，他的痛苦历八年而不衰。伊凡诺夫也是一个老派的人，注重家庭生活，所以他对于平宁休假期间的酗酒从不加指责。

屋内还有一个人，便装、黑发、戴金丝边眼镜，肩膀很宽，坚毅的方下巴，衣着整洁得体。这会儿正冷静地打量着于平宁。伊凡诺夫介绍说：“这是李力明上校，053实验室的安全负责人。”

于平宁知道053实验室，它是一个绝密基地，从事着一项与外星人有关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它的安全是由反K局内另一个系统负责的，于平宁与他们交往很少。他同李力明握手时，觉得对方的手掌很有力，骨骼粗壮，动作有弹性，一看便知是搏击好手。

伊凡诺夫说：“事情很紧急，开始介绍吧。”

李力明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事情经过：053实验室的研究已接近成功，昨天实验室的四位主要研究者乘一架直升机前往山中基地做实验前的最后一次检查。飞至宁西公路某处时，直升机突然从雷达上消失，14分钟后又突然出现。李力明没有放过这点异常，立即将飞机招回做安全检查。“我对机上人员解释说，有人举报飞机上安有炸弹。在不引起四人怀疑的前提下，对他们尽可能详细地检查和询问，但无论是飞机还是机上人员都没有发现异常，驾驶员说飞机一直在正常飞行。如果不是有那么一点蛛丝马迹的话。”

于平宁看看他，他忧郁地说：“四人的手表和机上的钟表都很准时，只有驾驶员的手表慢了14分钟，正好是14分钟。驾驶员却赌咒发誓，说他的劳力士手表绝对不会出差错。这也是可信的，每次任务前我们都要校对时间。”

他继续说：“当然你们很清楚K星人的伎俩。他们常从时空隧道中把人劫走，十几分钟后又送回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人。所以我们不敢有丝毫疏忽，即使这次的证据很不充分。”

伊凡诺夫补充道：“我们已得到情报，正好在李力明上校所说的方位和时间，有人曾看到飞碟的绿光。但雷达上一无所见，可能是飞碟的隐形技术又提高了。”

李力明说：“两件异常事件加在一块儿，促使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所以伊凡诺夫将军把你召回来。”

于平宁怀疑地问：“K星人会犯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们难道独忘记把驾驶员的手表也拨快，以补回进入时空隧道的14分钟？”

李力明苦笑着说：“我和你有同样的怀疑，但053基地的重要性不允许我们有丝毫侥幸心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K星人的文明高得不可思议，但出现疏忽也并非不可能，人类在管理猴子时也会忘记锁笼门啊。”

于平宁把他的话梳了一遍，问道：“好吧，现在我来问几个问题。第一点，你们怀疑机上5人至少有一个被掉包？”

伊凡诺夫和李力明相互看看，坚决地说：“我们是这样认为。”

“第二点，你们为什么不把5个人隔离开做严格的审查？我们已发展了新式测谎仪，对K星人心理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

李力明再次苦笑：“你的问题说明你对K星人的生物间谍技术还不大了解。我介绍一点内情吧，尽管这多少泄露了053基地的研

究方向。K星人过去劫持地球人后，送回来的是一个模样相似但内心不同的假冒者，咱们辨认这种白皮黑心的间谍已经不困难了，所以他们改变了策略。我们发现，他们现在换回的是白皮白心的真人，与原型一模一样，从外貌，包括指纹、声纹、体臭等；到内心，包括童年的隐私记忆，对K星人的憎恶等。

“当然，如果真的完全相同，K星人就不会这么费心费力了。复制的生物机器人在意识深处有一个程序，也就是他们要达到的某个特定目标——比如说，窃取053基地的研究成果并把基地破坏，这样，复制人就本能地锲而不舍地朝这一目标前行。但是，”他阴郁地强调，“这个目的是潜意识的，本人并不知道，就像海龟和中华鲟按照冥冥中的指令无意识地向繁殖地域回游。当复制人破坏053基地时，他会找出种种理由，自己（作为地球人）认为正当的种种理由。因此，只有在造成既成事实后，这个间谍才可能暴露，不过对我们来说为时已晚。对此我们无能为力，至少到目前为止无能为力。我们只知道某处有炸弹，却连定时器走动的嚓嚓声都听不到。”

他描绘的阴森图像令人不寒而栗，三个人都面色阴沉。

于平宁问：“第三点，让我干什么？”

李力明看着将军。伊凡诺夫简捷地说：“你去找到他们，尽量加以甄别，然后把复制人就地处决。”

那片惨绿色的光雾。杀死他们！……于平宁冷笑道：“让我一个人去甄别真假猴王？我是地藏王脚下的灵兽谛听？你们很聪明，让我承担误杀的罪责。”

伊凡诺夫冷冷地说：“这罪责我来承担。不错，我们可以把五人关起来仔细甄别，但甄别清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那时我们怎

么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关押他们，但又不敢放他们。一旦某个复制人融入053基地的人群，他就能轻而易举地破坏基地。要知道，K星人发动战争的日子屈指可数，而053实验室的成果对战争胜负至关重要。”停一会儿他又说：“我们无路可走，在研究出甄别方法之前只有狠下心肠。无罪推定的法律准则在这儿不适用，我们是有罪推定——对可能是K星间谍的人，只要找不到可靠的豁免证明，就一律秘密处决。”

一片惨绿色光雾弥漫在眼前，仇恨逐渐膨胀。杀死他们！……于平宁闷声道：“驾驶员我不管。”我只答应杀死四个人。

李力明低声说：“好吧，驾驶员我们处理。”

“四个人在哪儿？”

“我们让这四个人休假了，借口是试验场要做最后一次安全检查。这样做……如果必须处决某个人时，不会对053基地造成震荡。这是四人的地址，电话号码，还有照片。”

于平宁接过来。纸条上有三男一女，其中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已经回国，还有两个中国人。“我先从美国人开始，让自己的同胞多活两天，你们不会反对我这点私心吧？”

临分手时，李力明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将军对你评价极高，我真心希望你用非凡的直觉，从待决犯中甄别出几个无辜者，多少减轻我的自责。当然，鉴定结果要绝对可靠。”

于平宁冷冷地看着他。“鳄鱼的眼泪。”他想说。但李力明先说出来了：“这恐怕是鳄鱼的眼泪。”

他的声音很沉闷，忧伤十分真诚。于平宁没有再刺他，同他轻轻握手。临走他问：“如果四个人一并处死，难道不会影响053实验室的研究？”

“当然，这四个人是实验室的中坚，好在项目已接近尾声，开创研究方向时要天才，进行正常研究时只要资质中等的人就可以。”

于平宁点点头，同老将军告辞。老人送到门口，话语中有一丝伤感：“小于，我就要退休了，是我自己要求的。年纪不饶人，我的思维已经迟钝，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了。小于，你好好干。”他没有说他已经建议上司破格提升于平宁。于平宁同他紧紧握手，然后转身走了。

忽然听到后边有人轻声喊他，扭过头，见新田鹤子正责备地望着他。他笑了，以往每次出发时鹤子都要与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但今天心情沉重，把这一点给忘了。他返身吻了她的额头，笑着拍拍她的脸，转身大踏步走了。

新田鹤子目送他走出大门。

3

十小时后，于平宁已到达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旁帕。他租一辆奔驰700型轿车，出城向西疾行，在当地时间十二点钟找到莫尔的乡间别墅。

“乔治·莫尔，70岁，声名卓著的生物工程学家。妻子珍妮·莫尔，68岁。老派的美国人，注重家庭生活。”

这是纸上对莫尔的介绍。

他戴上红外夜视镜，戴上薄手套，轻捷地越过栅栏。这是一幢半地下式的建筑，平房显得很低矮，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院内有一个游泳池，池水映着星光。透过红外夜视镜，他看到草坪上有几

道稀疏的红线，这是普通的红外线防盗设备，对他毫无威慑。

他猫腰提着激光枪，轻轻跨过那几道红线，一边还心不在焉想着其他事。他记得中学时曾读到过，法国一位科学家曾从一例罕见的血友病中，考证出很多姓莫尔的欧洲人原来是地中海黑皮肤摩尔人的后裔。几百年的同化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先，仅留下莫尔这个姓氏，但遗传密码中还顽强地保留着摩尔人的特征。

一个消亡的民族。地球人会不会也消亡在K星文明中？

忽然他的眼角余光瞥见草丛中竖立起一条黑影，是蛇头，微风传来轻微的环尾碰击声。蛇头轻灵地点动着，使它看起来像是两个脑袋。他没有想到经常修剪的人工草坪中竟然还有凶恶的响尾蛇，幸亏及时发现，他的随身用物中可没带蛇药。

他举起激光枪瞄准响尾蛇，准备开枪，忽然瞥见不远处有一棵树，略为犹豫后，他轻步挪过去折下一根树枝，试了试，枝条很柔韧。他把手枪交到左手，手持树条微笑着向响尾蛇逼近。响尾蛇用它颊窝中灵敏的红外线传感器，感受到一个大动物的36度的体温。它凶狠地躬起身子准备扑过去，就在它扑出的瞬间，于平宁猛力一抽，干净利索地把蛇头抽飞。

蛇身在草丛中扭动着。于平宁欣喜地想，我还记得少年时的绝技。

他摸近房舍，听听屋内没有动静，就把激光枪调到低功率档，在走廊门的玻璃上划了一个洞，伸手进去轻轻把门打开。

莫尔夫妇睡在一张巨大的水床上，于平宁轻轻摸到莫尔夫人那边，用高效麻醉剂向她的鼻孔喷了一下，随后他绕过去，把莫尔拍醒。

莫尔睁大眼睛，恐惧地盯着面前的枪口。于平宁简短地说：

“跟我来，我不想杀死你的妻子。”

老人扭头看看熟睡的妻子，尽量轻手轻脚地下床，他不知道妻子已被麻醉，害怕水床的振荡会把妻子惊醒。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留恋地看看妻子，神情悲伤。

两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于平宁冷冷地看着老人。我要尽量加以甄别，但我实际上已经知道了这个老人的下场。他问：“你是在053实验室工作？”

老莫尔已从最初的恐惧中镇静下来，从参加053实验室起他就为今天做心理准备。他仇恨地骂道：“动手吧，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你是个K星畜生！”

于平宁冷笑道：“我是K星人？”

“你这条狗！你这条K星人的臭走狗！”

于平宁摆摆枪口：“听着，莫尔先生，我不愿在这儿多费时间，我也不希望你的妻子醒来，使我不得不多杀一个人。如果你能用可靠的方法证明你是地球人，我会很高兴同你喝一杯的，否则我只好得罪了。”

老人沉默一会儿，问道：“谁派你来的？是不是053实验室的什么人？我想你对一个死人不妨说实话。”

于平宁略为沉吟后回答：“李力明。”

“这条毒蛇！”老人愤恨地骂道：“他昨天突然命令停止实验，我已经觉得奇怪了，可惜我没把他揭露。”

于平宁疲倦地想：又多了一个K星间谍，K星间谍下令让K星间谍去杀K星间谍，一个怪圈，蛇头咬住了蛇尾。

“不要玩游戏了。我最后一次问你，有没有办法证明？”

老人冷笑道：“我当然有办法证明。不过，你有什么办法证明

你自己是地球人？在你没有自我证明之前，我绝不会向一个K星间谍泄露这个秘密。”

又一个怪圈。他知道证明的方法，但只有在你自我证明之后才能说出来，可是你又不知道自我证明的方法。

好了，于平宁想，我已经尽力甄别了，可以心安理得地开枪了。他声音低沉地说：“开枪前我想告诉你，你们四人乘坐的直升机曾在时空隧道中消失14分钟，你们中至少一人被K星人掉包。如果不能从四只核桃中挑出一只黑仁的，我只有把四只全砸开。将来要是证明你是冤枉的，我会到你墓前谢罪。”

老人目光中闪出一丝犹豫。他开始怀疑了，于平宁想，在没有证明之前，他已对自己是谁发生了怀疑。作为053基地的专家，他肯定知道那个秘密：在潜意识未浮现以前，复制人的心理是对原件的认同。

他无法证明自己是自己。他无法揪着头发把自己揪离地面。

老莫尔的嘴张了张，也许他是想说出他的证明方法。不过他最终走到门前，对着暗蓝色的夜空傲然扬起雪白的头颅：“开枪吧，你这条狗！”

在开枪时，于平宁黯然地想，几乎可以肯定自己错杀了一个地球人。他无法排解自己的负罪感，但他知道，自己不得不如此。

莫尔夫人醒来时已经阳光灿烂，丈夫不在床上。她在客厅的沙发上发现了丈夫的尸体，胸前放着一朵小白花。她手指颤抖地拨通警局电话。

警车呼啸着开来，汤姆警官详细地勘察了现场。老莫尔是激光枪致死的，面容很平静，死亡时间约为凌晨一点。胸前的小白花

是在院里采摘的。从脚印看，作案者有三十多岁，身高一米八零左右，中等体重。没有留下指纹和其他痕迹。

莫尔夫人悲痛欲绝，从她那儿没有了解到有价值的线索。他们仅得知莫尔刚从中国回来度假，这是他在家的头一天晚上，谁料死亡也接踵而至。

汤姆把小白花小心地收在塑料袋中。这朵小白花是什么用意？是对死人的嘲笑，还是哀悼？他觉得小白花上附有凶手的人格，或者他是绝对冷血的野兽，或者他有浓厚的人性。

一名警察拎着一条蛇和沾有血迹的树枝过来：“是在草丛中发现的，凶手看起来很厉害，动作敏捷准确。不过他为什么不用激光枪来对付蛇呢？”

汤姆也想不通，一般来说，职业杀手就像一架精确走动的机器，他们不会在小事上无谓地冒险。他反复把玩这根枝条，总觉得上面有凶手的影子。

回到警车上，汤姆警官对部下说：“几乎可以肯定是政治性谋杀。在电脑里着重查询近两天进入美国的外国人，尤其是从中国来的。”

回到警局，他们看到查询结果。汤姆在一长串嫌疑者名单中盯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唐天青，35岁，身高1米81，头天从中国乘飞机来，案发当天凌晨5点离开美国去日本。他的护照倒是毫无破绽，但时间与身材太吻合了。汤姆警官把上述情况向世界刑警组织作了通报。